



詩語背後

# 一樹紫荊千百朵

◆ 木木

立春前夕，中聯辦深圳聯絡部舉辦新春茶話會，邀請曾在中聯辦工作的老同事、深圳涉港部門及香港駐深機構、團體、創業青年代表等，在紫荊山莊敘舊迎新，共話來年。

紫荊山莊是一組庭院式建築，位於陽台山下西麗湖畔，自2010年交付使用以來，便以其特別的建築設計（獲魯班獎）和功能發揮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當年，山莊的設計團隊寫過一篇題為《環境中的「看」與「被看」——關於深圳紫荊山莊的總體與細節設計》的文章，詳盡解析了它的建築風格。文章開宗明義，指出紫荊山莊是中聯辦設在後方的培訓基地，毗鄰水庫，視野開闊，周邊生態環境良好，頗有自然田園風光之韻味。

山莊建築以簡約為主基調，低調內斂，輕鬆舒適，設計語言現代而自然，體現了粉牆黛瓦的傳統民居和嶺南建築的地方風格。根據地勢條件和山體特徵，綜合運用遮、藏、隱等手法，嚴格控制並化解建築物的視覺體量，借助錯落有致、水平延展的形態與周邊山水形勢融為一體。山莊以綠色、生態、節能為主導，採用恰當的建築技術與應對手段，合理地詮釋並平衡了「非公共建築」「非平地建築」「非常規性培訓設施」的特殊功能需求。而所有這一切努力，歸結起來，既與「看」有關，要讓人們充分感受到並發掘出環境的潛在價值；又與「被看」有關，即充分考慮到建築物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在「捨棄元素」的總原則下，淋漓盡致地呈現出樸素主義的美學觀，使這些掩映在湖光山色中的建築與周邊環境相互成全，組成一幅淡雅而莊重的自然人文畫卷。

走進山莊，獨具特色的山水風物次第展開，濃郁的文化氣息撲面而來：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題寫的「紫荊山莊」四個大字，蒼勁而飄逸，或凸塑於牆面、或鑄刻於山石、或印製於工藝擺件和日常用品；各種功能的樓堂廳室，迂迴曲折的過道走廊，因形就勢的亭台軒榭，懸掛着風格多樣的書畫作品；院子裏不時有瀟灑俊朗的羅漢松雜然之中，紫荊、丹桂等觀賞花木點綴在滿園綠意之列，長長的親水木棧道在一片煙波上蜿蜒起伏……

當然，我要書寫的紫荊山莊，遠不止於山水人文的客觀描述，而是親身參與的一個個故事，記錄了自己與香港工作的一段緣分。這些故事和緣分，在人看來不過是生活的庸常，而庸常之中，微芒不朽，於心自知，便也成了生命的詩和遠方。

紫荊山莊竣工前一年，我出任中聯辦辦公室主任。由於這是中聯辦成立以來最大的建設項

目，辦裏高度重視，領導每個月至少會有一次到建設工地，檢查督促施工進度。我陪同前往，走遍了山莊的每一棟樓，每一條廊，每一處轉折起伏、轉角杳見，見證了山莊從雛形到成型的全部過程。記得一個細節，領導讓我發動辦裏的一幫秀才，為山莊的道路、亭台、水體命名。我們想了不少名字，如南來亭、北往廊、紫荊道、香江徑等，雖然後來基本未獲採用，但命名過程加深了大家對山莊建築及其功能的理解。好比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乃至取名定號，別有一種感情。

山莊投入使用後，作為中聯辦的後方基地，與原來的貝嶺居相比，舉辦會議和活動一下子方便許多，規格也上了檔次。我作為辦公廳主任，上下張羅，體會尤深。多元化的香港，成就了多樣的紫荊山莊。很多難忘的故事記憶猶新，出於保密需要不能細述，但那段時光已變成生命的養料，滋潤着我的人生。

華樓半隱入山莊 煙水蔭亭棧道旁  
一樹紫荊千百朵 迎來遠客話香江

當然，凡事都有它的兩面性。基地建好後，因其方便性和高檔次，有關方面的會議、活動和接待明顯增多了。對我們這些公務保障人員來說，加班熬夜成了常態。但內心充實，忙而不累，樂在其中。有時還忙裏偷閒，三五好友，秉燭夜談，賞月小酌，頗得蘇東坡「此生有味在三餘」之趣。所謂三餘，即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乃古人告誡世人珍惜光陰，利用一切空餘時間來求知悟道。

關夜無眠怪月明 但邀小酌到雲亭  
從來賞月中秋好 不覺春分也忘情

寬實的時光總是短暫的，一轉眼三四年就過去了。2013年下半年，香港青年學生工作形勢陡然嚴峻起來，我被調任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此後再來紫荊山莊，就不是辦會而是參會了。我也常組織一些青年朋友來山莊開展活動，但有關安排需要與其他部門協調時間和場地，全然不似當初凡經手皆是中心工作，一切以我為主。尤其是活動間歇，需要張羅的事情不多，沒有了以前無時不在的忙碌感。每每獨步山莊，任思緒天馬行空，若有所思，亦若有所失。

去歲樓堂去歲風 故園小徑故人蹤  
閒來把盞吟哦處 煙水寒亭月色濃

時間來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面爆發。春節探親返工時，被告告知不能直接回港，需在山莊留居觀察一個星期。其間，雖然也處理了一些公務，但總體上還是隨心所欲地閒住。偌大



◆重返紫荊山莊。作者供圖

一個園子，幾乎沒有什麼人。山色水意，樹姿藤影，鳥語花香，任我擷取。入夜，在起伏蜿蜒的小路上散步。寒空中一彎新月，與朦朧的路燈光相互映襯。時令剛過四九，南國的風仍有些涼，但不冷。心靜下來了，會想一些與山莊發展相關的人和事。椿樁物件，物是人非，不免生出「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感慨。

冷月如鉤照紫荊 一彎小路伴寒燈  
誰人闌夜徘徊處 養得禪心好賦能

一場大疫鋪天蓋地而來，不知將對人類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造化弄人，何以自處，思前想後，心緒悠悠。於是，除了像往常那樣作絕句抒懷，還填了一首小令《天淨沙》：

寒空冷月如鉤，松松曲徑幽幽。一片煙波翠岫。夜闌時候，滄桑欲說還休。

不曾想，這一個星期的逗留，竟成了自己與山莊的告別禮。後來疫情越來越嚴重，管控越來越嚴，直至全面封閉，年底正式調離中聯辦，中間再沒回過內地。當年二三月間，因國務院港澳辦人事變動，回紫荊山莊開了一次會，但車接車送，即來即走，只在會議室待了一個多小時，算不得數。這一別，竟是整整四年！

此次回山莊參加茶話會，久別重逢的感覺一陣陣襲來。我提前兩個小時就到達山莊，獨自走遍了主要的道路和景點。冬日暖陽下，信步山徑，徘徊林蔭，邊走邊想邊拍照。我特意去到那泓小小的露天游泳池邊，彎腰試了試水溫。想當年，會議和活動之餘，無數次在這裏揮臂暢遊。清晨冬冰的記憶尤其深刻：天光尚未大開，空中飄着微雨，涼涼刺骨的寒意與戰勝自我的快感交相作用，別有滋味。不知道什麼原因，園子中心區域的綠化樹似乎被砍了不少，湖邊人工溪流基本乾涸了，主樓旁高地上有一些大人物的手植樹，說明牌也被摘掉了。漫步其間，總覺得有些落寞。或許，山莊還是那個山莊，我已不再是原來的我。

山莊於我，辦公廳期間如果是主場，青工部期間成了客場，離港之後就是他場了。心下雖一往情深，終歸漸行漸遠。其實，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一切際遇都不過是這三個場域的故事。高低遠近，喜怒哀樂，起於人事，更源於內心。一步一步往前走，相逢於路，聚散隨緣，自有一份適適自在。

##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 李輝英的鄉愁病

2010年，我寫了篇《鄉愁治療：以李輝英出土作品來考察》，於今拿來細讀一遍，不禁感慨良多。不過，他以作品來「治愁」，比之徐訐，實是好得多了。鍾玲說徐訐：「……我總不時見到他眼中那般落寞，大概雖然在香港住了三十年，他與此地的商業社會仍然格格不入罷！」我相信，李輝英「落寞」，應該沒徐訐那麼嚴重。

憑着在內地的文名，李輝英在香港的生活不成問題，寫稿、教書、出版，着實為他掙了不少利和名，在中大教書，更是桃李滿門。他在港的筆耕成績，何慧在《李輝英的鄉情小說》中說：

「李輝英南下香港後的創作主要有三方面內容：一、繼續從事抗日主題的小說創作，代表作是長篇小說抗戰三部曲《霧都》《人間》《前方》。二、抒發思鄉的感情，代表作是長篇小說《鄉村牧歌》。三、是揭露香港社會的黑暗面，代表作是長篇小說《四姐妹》。」

何慧強調：「縱觀他的創作歷程，他的創作實績，還是以回憶中國大陸的生活為多。」正是這種創作路向，正是療治他「鄉愁」的靈藥。

他在19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小報《上海日報》上，有個〈詩·文·圖〉的專欄，引述一首古詩，來大訴鄉愁病，如《黃鶴樓》裏，他慨嘆：

「時間已近傍晚了，矚目遠望，自己的故鄉，是在哪個方向啊，你叫客地久居的遊子，為你增加了多少放不下的回想？」

李輝英用這方法遣愁，確得以慰撫心靈。不過，他在香港創作仍希望融入「本土意識」，但所寫的作品正如鍾玲之說徐訐：

「即使他近年寫了不少以香港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字裏行間也嗅不出香港的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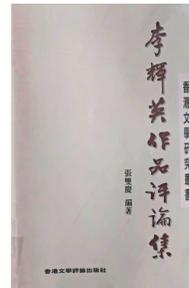
這用在李輝英身上，亦十分適合。

15年前，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編一套作家作品評論集，我對主事的林曼叔說：「要選編李輝英，張雙慶是絕佳人選。」張雙慶和李輝英先是中大師生，後是同事，正所謂亦師亦友也。書終於編成，內容相宜可觀。張雙慶有篇〈回憶李輝英先生〉，其中有一段說：

「甫退休，身體就發現有問題，原來還擔心癌症一類的惡疾，後來才驗出是柏金遜病。自此以後的十餘年，李先生一直與病魔搏鬥，多次進出醫院。我每月至少兩次去看他。開始時病不太嚴重，有時還可以約出來見面，在北方館子吃點大家都喜歡的麵食、涮羊肉，後來就連這也辦不到了。柏金遜病的人忌緊張，一緊張就會控制不了自己，顫抖、流口水等症狀會出現。偏偏李先生一見我就興奮，病症就出現，弄得我也很不好意思，不知道要不要多去看他。」

這是難得的師生關係。我曾佩服張雙慶的普通話如此了得，他的老師正是李輝英。我的最大興趣是，在李輝英的晚年，不知他的鄉愁病是否已痊癒了？抑或在柏金遜下，已彈忘了故鄉了？

《李輝英作品評論集》是部好書，對研究李輝英是第一好書。



◆這是研究李輝英第一好書。作者供圖

##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撞親、跌親、仆親、哽親、嚇親·肉隨砧板上·綁住就抵得打·唔通



以「親」代「近」也就走出了上述的講法來。為免與「親」的用法混淆，有人便創作了以口字部首的「𠵼」字作書寫字，以致不少人誤認為這才是本字。

「哽」的文讀是「耿/gang2」，「kang2」則是口語讀音。「仆」，讀「付」，向前跌倒伏在地上的意思，如：仆倒；前仆後繼。就「仆倒」、「仆親」二詞，口語所取讀音是「puk1」，較接近「仆」的普通話讀音「pu/撲」。值得一提，不少人把「仆」誤寫成其近形字「扑」（「撲」的異體字和簡體字）。

《史記·項羽本紀》有載：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

「俎」讀「左」，多因與「組」形近而誤讀作「組」。刀俎指刀和砧板，宰割的工具；「砧」讀「針」。意謂如今的形勢人家好像是切肉的刀和案板，我們是魚肉，還有什麼說的呢？比喻活在別人的形勢下，無話可說，唯有默默承受。後有以「砧上肉」比喻無力抵抗而任由宰割的人。就上述情況，廣東人會說：

肉隨砧板上  
「隨」，「從」也，這裏有「在」的意思。沒錯，目下當事人任人宰割，但如難得過，他日就有翻身的機會。歷史上，越王勾踐臥身嘗膽，經過十年生育、十年教化，他才有機會去報仇雪恨，不但復國，且能稱霸一時。

示例：  
有冇搞錯，又取消航班！  
人哋大航空公司，話點安排就點安排，正所謂「肉隨砧板上」，你可以做到咁嘢呀！  
話好多機師嘅，要取消好多班機呀！  
有時真係兩難，「唔通」唔願住大家呢安全，迫病嘅機師返嚟起機呀？

當某人被人家綁起，正是動彈不得，所以就算遭人痛打，也無還擊的可能，那唯有抵受着痛楚，任由處置；廣東人就有句：

綁住就抵得打  
比喻形勢比人弱時就只得就範，與「肉隨砧板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廣東話的「唔通」相當於書面語的「莫非」：

唔通→不通  
通→是，不通→非，不→莫  
不通→莫非

## 來鴻

◆ 張桂輝

# 家鄉的「板凳龍」

龍，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動物，為鱗蟲之長。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將龍視為文明象徵、精神圖騰。古往今來，龍享有獨特的殊榮——不單「飛」進亭台樓閣、雕樑畫棟，而且「飛」入文化舞台、節慶活動。舞龍，便是其中之一。

舞龍，俗稱「耍龍燈」「龍燈舞」，起源於漢代，流傳於各地。舞龍是我國世代相傳、獨具特色的民間娛樂活動。從春節，到元宵；從嶺南，到塞北；從城市，到鄉村，都有舞龍歡慶的習俗，都能看到龍燈舞動的觀影。經過千百年的沿襲、發展，舞龍已成為一種形式活潑、表演優美、極具浪漫色彩的民間舞蹈。唐寅《元宵》詩曰：「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燒月下月如銀……」

舞龍最初是祭祀祖先、祈求甘雨的一種儀式，後來逐漸演進成文娛活動。及至唐宋，舞龍已成為年節常見的表演形式。舞龍的「道具」是龍燈。龍燈種類繁多。按顏色區分，有赤龍、黃龍、青龍等；按數量分，有五節龍、九節龍，甚或長達數百十米的「巨龍」；按材料分，有用稻草紮的草龍、用竹片紮的篾龍、用布料縫的布龍，還有因陋就簡，用板凳連接起來的板凳龍等。

在林林總總的龍燈中，最為便捷、長度最大者，當屬板凳龍。板凳龍，發端於河洛地區。因製作方便，氣氛熱烈，逐步擴展到南方各地，成為年節一種盛大活動。時至今日，福建、江西、廣東、湖南、浙江等地，辭舊迎新，元宵佳節，都可以看到板凳龍別有韻味的身影。

板凳龍因製作簡便、成本低廉而廣受歡迎，名氣日盛。2008年春節，福建省三明市大田縣的「板凳龍」，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推薦項目；2021年6月，國務院公布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專案名錄和擴展項目名錄，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申報的民間舞蹈——龍舞，即「徽州板凳龍」，入選擴展專案名錄。

青少年時代，我在閩北山區邊遠小鎮黃坑生活、耕讀期間，有幸不止一次觀賞過「板凳龍」表演。正月十五日，夜幕降臨後，政府所在地許多人家扛着各自的「子

燈」——長約1.2米，寬約20厘米的板凳——匯聚在一起，幾十上百條板凳，串聯成一條瘦長的板凳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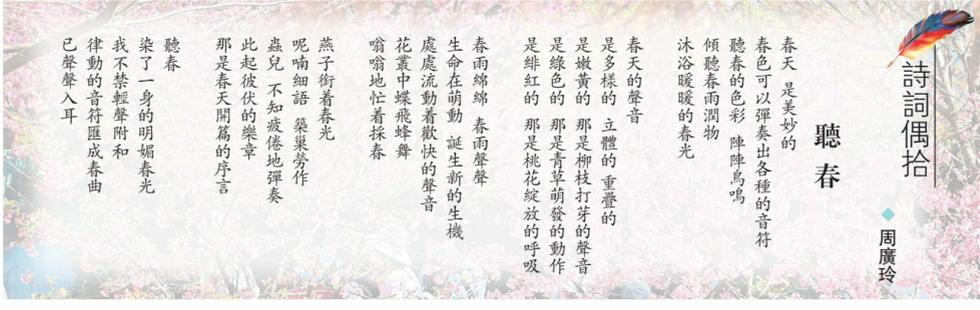
板凳龍，除了龍頭需要「量身定製」外，龍身由一條條板凳銜接而成。人們把平平常常的板凳鑽孔連接起來，一戶一節，組成板凳長龍。舞龍隊的成員，出自各家各戶。但凡懂得操作，體力較好，不受年齡、性別所限，皆可自由參與。

半個多世紀前，受經濟等條件制約，板凳龍沒有彩色，不曾裝點，給人一種「灰頭土臉」的印象。雖然，「龍體」是硬的，可是舞動起來，卻靈活自如，恰似一條剛中有柔、翻騰自如的游龍。舞龍隊伍行進時，兩面大鑼開道，幾門禮炮齊鳴，五顏六色的彩旗，迎風招展，添趣助威。一次，在公社中心小學二樓觀看板凳龍表演，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操場上，由硬邦邦的板凳串聯起來的「龍」，宛如活靈活現的巨龍，舞動着、遊弋着、盤旋着、翻滾着。時而表演「金龍盤柱」、時而舞出美妙花樣，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板凳龍每條板凳上，都固定着三支蠟燭，看似簡陋，伴隨着鼓樂聲、禮炮聲、嗚笛聲、歡笑聲，氣氛熱烈，頗為壯觀。

但凡舞龍，舞動之前要鄭重其事的「點睛」。板凳龍，也有一個簡約的「點燈儀式」。儀式進行完畢，鞭炮齊鳴，鑼鼓喧天。之後，或原地起舞，或快速遊走。圍觀的人群，樂不可支，不怕冷，忘了累，添了勁。板凳龍舞到哪裏，一張張笑臉追到那裏；板凳龍舞多長時間，一陣陣笑聲響多長時間，喜慶的氛圍、祝福的美意，便也帶到哪裏。當長長的板凳龍，遊動在大街小巷時，街道兩側圍滿了紅男綠女，飄散着歡聲笑語。此時此刻，不分男女，無論老少，人同此心，心懷同願——驅邪滅災、國泰民安，招財進寶、人壽年豐……

鄉愁不老，魂牽夢縈。父母相繼去世後，很少重回故里，板凳龍偶爾會出現在我的夢境中。這不，昨晚又一次夢見家鄉的板凳龍。它，名稱沒有變，身軀變得更修長了，裝飾變得更多姿了，舞姿變得更精美了……

懷念你，家鄉的板凳龍；祝福你，夢中的板凳龍！



## 詩詞偶拾

聽春

春天是美妙的  
春色可以彈奏出各種的音符  
傾聽春雨潤物  
沐浴暖暖的春光  
春天的聲音  
是多樣的 立體的 重疊的  
是嫩黃的 那是柳枝打芽的聲音  
是綠色的 那是青草萌發的動作  
是鮮紅的 那是桃花綻放的呼吸  
春雨綿綿 春雨聲聲  
生命在萌動 誕生新的生機  
處處流動着歡快的聲音  
花叢中蝶飛蜂舞  
嗡嗡地忙著採春  
燕子衝着春光  
呢喃細語 築巢勞作  
蟲兒不知疲倦地彈奏  
此起彼伏的樂章  
那是春天開闢的序言  
聽春  
染了一身的明媚春光  
我不禁輕聲附和  
律動的音符匯成春曲  
已聲聲入耳

◆ 周廣玲